

[诗页]

山乡春色(组诗)

——献给党的生日

□ 曾亚运

放水

一条水泥筑就的主渠道，
穿过山间，穿越稻田，
沿途两边四射的网状形排水沟，
像人体的血管分布在开阔的田野间。

渠水在扑腾，哗啦啦，
燕子穿云间，闪闪亮，
开闸放水的老汉哼着琼腔小调，
行走在绽放着小黄花的田埂上。

阳光在竹笠上跳荡，
双脚驾两朵眉间的欢喜，
泥土色的脸庞播着胸间的憧憬，
黧黑的肩上一荷一眸子金灿灿的日子。

再不要踩着泥泞到山边开沟放水，
再不要为守水在稻田里巡逻放哨，
再不要看老天爷的心情过日子，
再不要担心那冷热无常的四季。

不是吗，政府号召大搞水利建设，
把山上的积水引进了田洋，
也把一个个好年景引进了山村，
从此村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一曲非常投入的琼戏，
随缕缕暖温的风拂过禾梢，
却在老汉的心田，
吹开满地稻花，香飘田间。

田野歌厅

高高的蓝天是歌厅的房顶，
宽阔的田野是歌厅的舞台，
威严的大自然是歌厅的主人，
——对于歌厅，它视若命根。

它用灵巧的季节之手精心打扮，
使天幕下的歌厅四时美如画，
早春燃烧的火红是田边怒放的木棉，
入夏平展的油绿是稻田、瓜园，

划开无数方块の田埂，
交替蔓延着各种颜色的小花，
四面的巨大挂图展现着迷人的春秋：
远处墨黛群峰、灰褐岩壁、雪白飞流；
近处椰林高耸，雀鸟飞巢，
槟榔玉立，流云徜徉；
才看山坡果园花香蝶舞，
转眼又见压弯的枝头悬满果黄；

村边小河潺潺流过，
河里终年镶着蓝天片片、白云朵朵，
清波上摇曳弯弯的翠竹，
浪花间拍打追逐的鸭鹅……

歌厅日夜奏响田野交响曲，
知名演奏、歌唱家经常到此献艺——
水渠时常拨动玉色琴弦，
椰树不停吹响深绿的叶笛；

山村炊烟的故事

山村的晌午，偶尔有炊烟升腾，
那一定是哪家的远亲或近戚来访，
那少见的炊烟，擦着云边，
冉冉升起浓浓的亲情。

多少年来，山村晌午的炊烟，
就是这么稀少又这么多的让人动情，
天天从新建的平房、瓦屋的烟囱上，
只有在早晨或傍晚才能看到烟腾。

那年月，晌午时分的山村悄然无声，
从地里干活回来的人们，
扒拉几口，便躲进树荫或屋子里，
独个几点熬水烟筒。

然后就着床板或板凳静静躺下，
丢给了山村一片冷清，
丢给热风中的知了独自痴唱，
死气沉沉的山村这才有了那么一点儿响动。

终于有一天，炮竹齐鸣，
一条水泥大道碾碎了山村亘古的冷清，
紧接着山村晌午的炊烟相继升起，
似高举手臂，挥送一车车离去的菜绿瓜红。

却撒下了不落的笑语和歌声，
撒下了一串又一串的好年胜景，
山村从此沿着那条生态村的水泥大道，
奔向更加红红火火的明天。

就这样，山村变了模样，
山村的晌午也变了模样——
天天从新建的平顶房、瓦屋的烟囱上，
冉冉升起农家浓浓的好心情。

[人生况味]

“天上星星满天光，
一颗更比一颗亮。
若是棉花比星多，
不怕穷人没衣穿。”
这是我幼年时，母亲常给我唱的一支歌。

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也是村里的母亲们常挂在嘴边的摇篮曲，曲调低缓，且含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从这歌中便可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辈们父辈们，经历了多少缺吃少穿的日子，流过了多少苦涩的泪水呵！但在那时，因为年小，只觉得母亲唱的歌很好听，并不懂得其中的辛酸。及至年长后，才慢慢体会到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然没有遭受过祖辈们父辈们那样深重的苦难，但也经历过那些缺吃少穿的日子。记得我幼小时，因为家境贫寒，穿的衣服总是打着补丁。就是这些打着补丁的衣服，也是姐姐们穿短后母亲改做成的。穿着这些打着补丁的衣服，也并不觉得丢人，因为那时村里的孩子穿的大抵也是这样。就是穿着这些打

满补丁的衣服，母亲却总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母亲常对我们说“笑脏不笑补”那句话，意思是说你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人家不会笑你，但你穿着脏衣服，人家可就是要笑话你了，笑话你懒惰呵。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开始上学时，国家已经实行布票制了。因为布票的数量有限，各家的穿着也都是尽量省着的。大热天，不要说我们这些孩子，就连那些大男人们，也都是光着膀子，为的是节省衣服呵。一年到头，无论大人小孩，难得穿上一件新衣服。只有到了年关，孩子们的身上，才会穿得一新的。我记得每年的春节，母亲也和别的人家一样，给我和姐姐们扯上一套新衣服，穿上这些新衣服，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却又时时小心着，总怕弄脏了，或者弄破了。而往往年一过完，就会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洗净叠好放进箱子里，仍旧穿那些打满补丁的衣服。

因为衣服短缺，就感到那时的冬天，特别地冷。尤其是到了晚上，由于衣单被薄，冷气侵袭，更难入睡。于是，父亲就在堂屋里燃起火炉，一家人就围坐在火炉边烤火，



日正中天（国画）

曾小宁 作

娟子

□ 刘 娜

娟子如一缕轻风，走了，离开了这座岛城。

我事先并不知道，当得知娟子不告而别又回到贵阳时，那已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我有些接受不了，心陡的一下沉，猛然觉得自己很孤单。我望着窗外那些顶着烈日穿梭而行的人时，眼里有些湿，伤感之余，真的想把娟子再给拽回来。

真不知娟子是咋想的，多好的一个地方，水如烟样飘着，人如鸟样飞着，天也蓝海也蓝，净空中挂着丝丝白云，连深海里的鱼儿都能瞧见，可她怎么就走了呢？

娟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又是同一宿舍好几年，友情是不用说的，同一屋檐下那么些年，喜好、习性与性情可谓是了如指掌。

黄辛力正当盛年，但在海南文坛却是位宿将，以出众的文学批评才华而闻名。自1990年代以来，辛力众体兼善，评论、小说、诗歌、散文，指点文学河山，纵横文化江湖，一时颇为活跃。

对于海南诗坛来说，我是一位迟到的者。因为特殊的机缘，我介入了海南诗歌史的研究。当我广泛地接触海南诗史的研究时，黄辛力一再进入我的视野。他当年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批评眼光给我很深的印象。

或许由于为其批评家的风采所掩，我从来没有把黄辛力看作一位诗人。虽然我知道，他曾在海南诗史上留有重要一笔的大学生诗社“红帆”诗社的元老，一直以来还是海南最重要的本土诗歌社团“海南诗社”的中坚人物。我想当然地以为，那不过是一般性地介入罢了，正如有些诗歌活动家从来都不写诗一样。

忽然有一天，黄辛力给我发来一部诗稿，嘱我作序。我才发现这位我经常在文学批评研讨会上见面的批评家原来还是一位诗人。应该承认，我最初的阅读兴趣完全建立在好奇心上。

我系统地阅读了他的诗作。灯下细读，一个更为清晰，与批评家的黄辛力不同，更与日常的黄辛力不同的诗人形象在纸上站立起来。我重新打量起这个新的黄辛力，也渐渐明白了写诗，甚至择选文学对他而言具有更深刻的内心依据。

直到目前为止，我对黄辛力的人生经

历几乎完全不了解。但通过诗歌阅读，我更内在地获得了他的生命史与精神史线索，虽然它可能并不与黄辛力真实的传记性背景相吻合，古人解诗讲究知人论世，我则逆向而行，诵其诗，知其人，并进一步感知了其内心中沉淀的时代背影。

顺着他的诗笔的指引，我看到了一个海南本土少年的成长史，他物质缺乏却精神充盈的童年记忆，平稳安适却苍白乏味的城乡经验，及其二者之间持久的冲突。这种冲突转化为诗人内心的自我对话，它进一步呈现为诗中对现代生活的顽强抗辩，也呈现为美学上的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的风格上的张力。

黄辛力属于那种面向自我内心进行写作的诗人，美学经验的内倾性很强，这种写作人格，注定了他不会刻意地记录外在的历史，而更加注重记录内心的历史。但是，恰由于黄辛力对内心世界的看护，反倒意外地存留了历史在一代人心灵中的投影，

直到屋子里充满了热气，才会上床睡觉。那时，也是为了取暖，母亲就在床板上垫了厚厚的一层稻草，睡上去软软的，感觉既暖和，又舒服。

也是因为衣服短缺的原因，凡是能当作布料的东西，都想方设法找来用。我记得那时有一种进口的肥料袋，大人们都叫做尼龙袋，人们找来浆染过，就能裁剪成衣服，听说还很耐穿。但我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因为能得到这种肥料袋，也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有亲人在供销社里当售货员什么的才行。

说来真让人见笑，我到镇里上中学时，曾经穿着一条汗衫，前襟是母亲补的一个圆圆的大补丁，由于颜色不同，看去就像贴着一个大太阳，显得异常可笑。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同学笑话我，因为那时大家都一样，就是家住在镇上的女同学穿的衣服，也都是打着补丁的，这在现在的那些青年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更还有比我差的，他是我的同学，又是同乡，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两间破房，生活是极为艰难的，能上中学，已属不易，更不用说穿着了。记得有一年过年时，我到 he 家里，见他正在写一

[诗页]

越来越怀念我们的村庄

□ 方世国

在城里，窝居了大半辈
广场喧嚣，楼头拥挤
越来越怀念我们的村庄
和田野的清风，就像
一棵树上的绿叶
面对季节的无奈
放去咫尺风光

一朵彩云，飘舞在城市天空
呼应着繁华的市井街巷
而高速流动的声色
穿过公园
直达一座城市的心脏
还碰撞了我的灵魂
城市之大，一只麻雀
苦苦寻求生存在街角的一块林荫

我的内心，已悄悄吸入
田野的气息，泥土的芬芳
灵魂随血液的流向
抵达的村庄
唱着家乡的民谣
村口还挂满我童年的故事

老 年

老年，一定要

穿出那些喧嚣的小巷
要有一间陋室，青砖老瓦
这间陋室，要在郊外
幽静、朴素，能闻到花香
这间陋室，在一片竹林中间
而竹林在一个菜地中间
我和老伴，在这里莳种果蔬

早晨的阳光，很白，照亮青山
也照见我们清新的每一天
鸟儿叫醒竹林，小溪凉爽山坡
健身回来，老伴甩着臂膀
她让我来到一棵果树下
一边浇水，一边
听她哼一首很老的情歌
直到看见我羞红了一张老脸

收获的季节，我们把
无公害的果实，和清新空气
一块包裹成三个小袋
一袋寄给城里的儿子
另一袋寄给远方的朋友
剩下一袋留给陌生的过客
告诉他们，老年
远离了喧嚣和繁华，但是
我们愿为大地养育很多花朵、小草

一年后，当再次见到娟子时，她已经是
在海大就读英语，准备到美国去了。我祝福着娟子，娟子带着她的男友和一辆高级轿车来看我的时候，我抿着嘴在笑，笑门口的保安看守这辆车子一个小时，就挣了一百元的小费。那个时候，挣钱真是容易啊！娟子有贵妇相，家里人，能找个这样的儒商式的大款真是很不错。后来，我去了娟子在和平北路的住房，仍是小女子般的闺房，娟子的生活如画样的，是一个只懂得收集美丽树叶的小女子，与世俗生活永远隔了一大截，她的情趣，她的言语，都是这样如此，冷冷的，淡淡的，与当时所有闽海人的热情真是不符。其实，了解娟子，她的内心纯净得如一湖清水，你只能慢慢地接近她，慢慢地品味她……

好多年过去了，娟子没有去成美国，却从海口去了三亚呆了两三年，后又从三亚直接飞去了贵阳。娟子离开了海口，回到了故里。贵阳是她的故乡，也是我的故土，可我成了两栖人，我一年里飞来飞去，哪一边也丢不掉，彷徨之中的我，无所适从，常常会独自落泪，有时感觉自己真的不如娟子，看似娇弱，实则比我果断得多。

且向田园寻浅醉

——序黄辛力诗集《红与绿》

□ 刘复生

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两组意象在黄辛力的诗中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张力结构和戏剧性对话关系。

良田与高楼/牛群与车流/洼地与大海/白色的胴体与黄色的胴体/都定格在一个画面里/今天和昨天都在眼前晃动/我在享受今天/但我更怀念过往/怀念那片红与绿

在黄辛力的诗，红与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常用色彩，绿是植物的色彩，红是海南本土花木与果实的色彩，它们象征着美好的生命力。

与乡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的形象就很不美妙了，总是显现出一种内在的阴郁气质。现代生活具有无处不在的阴冷。因而，多年的城市生活仍不能真正驯服诗人的一颗农业时代的心灵，他只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寄身城市，虚于委蛇，勉强跟它周旋罢了。

于是，我们在黄辛力的诗中经常看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两组意象在黄辛力的诗中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张力结构和戏剧性对话关系。

良田与高楼/牛群与车流/洼地与大海/白色的胴体与黄色的胴体/都定格在一个画面里/今天和昨天都在眼前晃动/我在享受今天/但我更怀念过往/怀念那片红与绿

在黄辛力的诗，红与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常用色彩，绿是植物的色彩，红是海南本土花木与果实的色彩，它们象征着美好的生命力。

与乡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的形象就很不美妙了，总是显现出一种内在的阴郁气质。现代生活具有无处不在的阴冷。因而，多年的城市生活仍不能真正驯服诗人的一颗农业时代的心灵，他只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寄身城市，虚于委蛇，勉强跟它周旋罢了。

于是，我们在黄辛力的诗中经常看到

[海南赋]

琼州甲子赋

——写给“七一”

□ 邢仰明

天地悠悠苍茫无垠，众生芸芸浮沉九州，庚寅至庚寅，琼州甲子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南行至海，望海而叹，冥冥之间，逐渐天年，峥嵘六十年和月，琼州大地尘与土。

返昔日，千里烟波，暮霭沉沉琼州天；潮水急，众志成，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庚寅四月十七，雷声滚，号子响，波涛激，解放军飞渡浪击飞舟，炮声隆，枪林逼，士气足，大军渡海追穷寇。烽火绵绵，硝烟漫漫，殊死搏击十四天；岛民鼓舞，敌寇追悔，红旗漫卷映满天。

千疮百痍，百业待兴，国欲兴，匹夫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白驹献词定民心，劈荆垦荒新天地，定政安邦展宏图，生产战争两不误。建法规，立方圆，抓土改促生产；筹粮道，济油粮，海内海外拨同音；筑公路，修水利，发展农业五谷丰，保稳定，得平安，夜不闭户乡情淳，路不拾遗品德高；唱琼戏，咏颂歌，众人乐呵呵。提素质，扫文盲，夜半琅琅读书声，稳社稷，振民心，国家首长察民情，少奇恩来送温暖，南国珍珠一朵花；朱德陈毅威风凛，南疆长城更坚强；小平视察扭乾坤，三自一包脱贫困；贺龙荣臻指点划，南海防线展雄风；沐若茅盾风尘赴，东坡文风灵气吐。风雨调，春意回，改善生活民意征；灭四害，治三管，人民健康大改观。椰子魁，香茅绿，薑香翠，咖啡郁，红荔枝，黄芒果，紫火龙，赤橙黄绿青蓝紫，热带瓜果香不止。安居乐业万家喜！

改革开放吹春风，万紫千红满园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专心致志搞四化；拨乱反正新政策，平反昭雪纠错案，途坦然！加快海南发展之风劲，经济总值破百亿。清闲琼崖变闹市，美日法澳洲，新加比港澳，客商云集，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对外口岸全开放，南海油气冲波浪，彩电生产登大堂，数字微波畅通了，程控电话佳音传，电波送到西沙去，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戊辰初夏，建省喜讯从天降，千言万语意难尽，吹响螺角弓上弦；建立特区东风至，海涛拍岸千堆雪，巨轮已启航。求发展，定方略，细谋划；保南海，立标志，共开发；寻合作，采海气，钻油田；修机场，筑高速，开航线；兴农业，振工业，创电业，建省二十载，盘记录，数珍珠，閃閃烁烁。新兴工业欣欣向荣，热带农业星星高科；开发区筑巢引凤，国内外商贾赞颂，城镇建设展新貌，人与自然共存好。博鳌亚洲论坛，三亚国际旅游城市，火箭发射基地，洋浦石化基地，……捷报频传。

国际旅游岛，升为国家战略，注入活力，指导思想是灯塔，科学发展强国路，优美祥和建四岛[1]。战略定位展宏图，三区二地一平台[2]，四季花园花盛开。发展目标明确了，三产比例领先跑，强岛富民都达到。生态文明是基础，节能减排推低碳，山清水秀空气爽，旅游升级显特色，沙滩温泉泉出彩，潜水休闲生态村。文化创业标新意，创意影视新天地，体育赛事高尔夫。现代物流促发展，保税港区创新机，航运枢纽中转忙。热带农业有特色，南繁育种转基因，无害精细增利益。开辟旅游新概念，国外游客免签证，购物天堂获免税。春风送意，宝岛生辉，特色昭彰；国际旅游岛，前程似锦，南海激涛。

噫！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激情跨越，六十年继续开来。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道已正，春已回，万灵归，琼州处处尽朝晖！

注：[1] 绿色之岛、开放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

[2] 国际旅游岛若干规定中的三区：热带农业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旅游改革创新试验区；二地：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一平台：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一种逃离的冲动，农业时代的青春，是逃亡的方向，它指向在别处的生活。但这种虚拟的彼岸是脆弱的，对此诗人非常清楚，他只不过是任在勉强维系一个残梦罢了。这些诗正是他不对自己说破的心事。这也是他的诗所流露出来的真正的伤心处。于是，他的诗显出淡淡的梦幻色彩与感伤气息。在这一点上，他既区别于偏执于农业的唯美色彩，顽固追求土人崇拜的神话性诗人——他没有那么强烈的田园色彩，也区别于那些过于看透现代生活的颓废诗人，或醉心于搜寻并收集现代生活微小趣味的城市游荡者。黄辛力，一个内向的，念旧的诗人，无法与现实生活和相处，也清醒地知道田园梦难以寻觅。那怎么办呢？只好把童年记忆中的田园梦换作三杯两盏淡酒，来勉力抵挡现代都市生活的颓废风急了。写诗只不过是一场逃离现代生活的浅醉罢了。

偷走李白诗行里的酒/醉倒在椰林小径上/把诗意留在唐朝/留在大火山/留在春夏秋冬/留给那些大写的人……

我是个琼州土著/李白的酒让我/醉了又醉 搜肠刮肚/倾尽力气和激情/誓与南海潮一起疯狂/不是我失语/我只会在平平仄仄中/用海南方言压韵/东至西跨的跳着盘盘舞……

我醉了，走过了李白的诗行/走出了唐诗宋词/走遍了大江南北/却走不出故乡古老的歌谣……